



Zorro  
Contre  
le  
gouverneur

佐罗与总督



译林少儿文库

[法国] 德雷 著  
王振孙 译

##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佐罗与总督 / (法) 德雷 (Delay, J. C.) 著; 王振孙译. - 南京: 译林出版社, 2001. 6

(译林少儿文库)

书名原文: Zorro Contre le gouverneur

ISBN 7-80657-219-8

I. 佐… II. ①德… ②王… III. 儿童文学-长篇小说-法国-现代 IV. I565.84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1) 第 17960 号

书 名 佐罗与总督  
作 者 [法国]德雷  
译 者 王振孙  
插 图 郭 渊  
责任编辑 施梓云  
原文出版 Hachette, 1986  
出版发行 译林出版社  
E - mail yilin@public1. ptt. js. cn  
U R L http://www.yilin.com  
地 址 南京湖南路 47 号(邮编 210009)  
照 排 译林出版社照排中心  
印 刷 南京通达彩色印刷厂  
开 本 850×1168 毫米 1/32  
印 张 5.125  
插 页 2  
字 数 98 千  
版 次 2001 年 6 月第 1 版 2001 年 6 月第 1 次印刷  
印 数 1—8000 册  
书 号 ISBN 7-80657-219-8/I·194  
定 价 8.80 元

译林版图书若有印装错误可向承印厂调换

## 目 录

1 泰蕾莎的怒火 .....	1
2 法律和秩序 .....	11
3 华金气冲牛斗 .....	21
4 佐罗大人! .....	29
5 “亡命之徒” .....	37
6 以牙还牙 .....	47
7 山岗子上的营地 .....	59
8 巡逻敢死队 .....	71
9 总督回来了 .....	84
10 里科大人的计划 .....	95
11 白旗 .....	109
12 华金的俘虏 .....	120
13 总督的圣名瞻礼日 .....	131
14 走向自由 .....	143
尾声 .....	157



## 泰蕾莎的怒火

“塔马尔!……塔马尔!……”美丽的泰蕾莎在吆喝,“全城最好吃的塔马尔!您的眼睛会流泪,您的舌头会燃烧,可是您吃过了还会再到我这儿来买……塔马尔!……塔马尔!……”

泰蕾莎并非吹牛:要品尝她的塔马尔非得有一副经得起强烈刺激的口腔不可。这种墨西哥菜肴是用肉糜和剁碎的红辣椒做成肉丸子,滚上面粉,外面包一张玉米叶子,放在

or  
for  
gu  
en



or ( n r l g u e n u

锅里煮熟的。从用木炭烧的大铜锅里溢出的香味在整个市场里都能闻到。

泰蕾莎很舍得用辣椒。这个贩卖塔马尔的姑娘一面注意着炉子的火候，一面在等待主顾；可是这时候时间还早，蒙特雷市广场上的人还没有大批来到。

这一天，在这个富有诗意的市场上，泰蕾莎的小铺子是几个最早开始做生意的摊子之一。她的铺子和所有其他的铺子一样，都是一些歪歪斜斜支在广场上的寒酸的木板棚铺。四根勉强削成方形的柱子，几块当做柜台台面的木板，一个茅草屋顶……泰蕾莎的王国总共不超过四五平方米。

总督府和兵营的外墙在太阳下闪闪发光，白色的墙和花花绿绿的市场形成了鲜明的对照；五颜六色的篷布，巨大的玉米叶编织的草帽，陶土器皿，水果，奇形怪状的首饰，皮包骨头的母鸡，瘦骨嶙峋的猪；当然了，还有塔马尔……

“塔马尔！……塔马尔！……蒙特雷最好吃的塔马尔……”

加尔西亚中士和雷伊下士来到广场上，胖中士以一个机械的动作擦了擦额头上的汗水。天已经开始热起来了，可是刚刚开始从他圆圆的大帽子边檐旁流下来的汗水大部分是由于正在烦扰他心灵的难题引起的。

加尔西亚中士向下士做了个手势要他跟随在后，一面用一种自以为是军人的步伐向前走去。雷伊下士忙不迭地模仿着他上司的姿态尾随着。

两个士兵走到泰蕾莎的铺子前面；年轻姑娘笑嘻嘻地

欢迎他们。她的古铜色面孔上的线条说明她是一个西班牙血统和印第安血统的混血儿，牙齿的色泽就像耀眼的珍珠。奇怪的是，少女的微笑似乎使中士很不自在。

“今天早晨要几个塔马尔，加尔西亚中士？”年轻姑娘一面取下挂在一根绳子上的勺子一面问道。

“嗯……不要，谢谢。”中士说。

“我，我要一个。”雷伊下士畏畏缩缩地说。

“没有钱！”加尔西亚语气坚定地说了。

泰蕾莎对这个胖子不买她的塔马尔不太高兴。她稍许耸耸肩膀，但脸上仍带着微笑，一面把锅盖掀起，说：

“如果仅仅是这样，您就明天付给我好了！”

一阵引人食欲的香味刺得加尔西亚的鼻孔痒痒的。中士用他的舌尖舔了舔他的馋涎欲滴的嘴唇。他在饥饿和责任之间作斗争。他叹了口气说：

“雷伊下士，”他以命令的语气说，“把这件事告诉她……”

“喔！不，这轮不到我！”下士结结巴巴地说，“应该由您告诉她，中士。总之，您是长官，长官！”

中士又叹了一口气，他把他的宽大的阔边毡帽向后推了推，然后把两个拇指插在腰带里面。

“泰蕾莎，我……我有一些坏消息告……告诉您，告诉你们大家，告诉广场上所有的摊贩！”他犹犹豫豫地说。

“呸！”泰蕾莎哈哈大笑地说，“今天上午天气太好了！如果是坏消息，您就留着，到明天再说吧！”

“明天？可是明天您将不在这儿了！”

or finally given

or ( n r ) g u e n u

“什么？”

美丽的墨西哥姑娘手里的锅盖又落到了锅子上，碰撞的声音吓了雷伊吓了一跳。

“您看……嗯……泰蕾莎……”中士结结巴巴地说，“所有的店……店铺都得从这儿搬走。我接到了命令，所以来通知您……”

“您在对我讲些什么玩意儿啊，中士？”

“是的，泰蕾莎；所有的铺子在今天中午以前都得搬走。这是命令……”

“可是为什么呢？”泰蕾莎手里还是握着勺子，走出柜台，直愣愣地站在加尔西亚面前，两只拳头抵在腰部，说：“中士，这个铺子是我的母亲亲手搭起来的，已经有十五年历史了。您以为我会一声不响地让你们赶走吗？”

“小姐，这是命令……”

“好吧，这就是对您的命令的回答！”

说时迟，那时快，年轻姑娘举起勺子用足力气在中士的头上敲了一记。中士头上的毡帽减轻了勺子的冲击力，可是他还是觉得有点儿痛……他做了一个鬼脸。紧接着泰蕾莎放掉手中的勺子，左右开弓，在中士胖鼓鼓的脸上打了两记响亮的耳光，随后又像击鼓一般拼命捶打他的胸膛。中士最后终于抓住了她的手腕。

“别打了，泰蕾莎，”中士请求道，“别再打我了，您要打痛我了！”

年轻姑娘却同时叫着：“放开我！快放开我，畜生！”

事实上，在年轻姑娘发怒时使用的词语中，“畜生”可算

是最温和的了。她给予中士的辱骂就跟对待在市场上出售的某些动物一样。

这时候，有两个男子走进了广场，走到泰蕾莎的铺子前面站住了：他们听到一个这么漂亮的小姑娘讲出了那么一连串激烈的词句，不禁感到既有趣又奇怪。

年轻的一个个子很高，衣着华丽，他是迪戈·德·拉维加先生；另一个是个胖乎乎的小个子，年纪已经不太轻了，头顶已经秃了，他是前面一位的仆人，名字叫贝尔纳多，是个哑巴，他虽然不会讲话，但是耳朵不聋！他在微笑，十分欣赏泰蕾莎选用的形容词。迪戈稍许皱了皱眉头：什么事情竟会惹得这个卖塔马尔的女小贩生这么大的气？年轻人走上前去问道：

“怎么样，中士，您遇到什么麻烦啦？”

胖中士看到来人是迪戈·德·拉维加，稍许松了一口气。迪戈生性慷慨大方，而且很能体谅人；他很清楚，军队中的下级军官，尤其是中士的日子，是不太好过的……

可是这位正直的加尔西亚绝对没有料到，这位有点儿懒散随便的年轻骑士，这位名门出身的子弟，有时候会变成一个可怕的、被悬赏捉拿的不法分子。一些出身卑微、生活悲惨的人把他当做一个英雄般崇敬；坏人对他既恨又怕。不过所有的人都叫他“佐罗”……

“这位小姐干了什么啦？”唐·迪戈问道。

“我，什么也没有干！”美丽的墨西哥姑娘说，“是他在粗暴地对待我！”

“我只是想执行我得到的命令。”中士也在试图解释。



or for 1 guen



or ( n r ) 1 u g u e n u

“等等，”迪戈说，“一个接一个地讲。首先，中士，对这位小姐的手腕，不用抓得这么紧：她不会逃走的！”

“喔！”中士说，“我不是为了这个才抓住她的手的……”

他的脸上还留着刚才挨耳光留下的红印了。迪戈忍着没有笑出来，他花了一些时间才使泰蕾莎安静下来。中士松开了手，并解释说他只是传达命令，他本身毫无责任；决定迁移铺子的不是他……

“怎么会有这种事呢？”迪戈问道，“总督会下令让这些商人都搬走吗？他很清楚，这些摊店是他们惟一的财产。”

“的确是这么回事，不过事实上这道命令不是总督下的，他两天以前已经到圣巴巴拉岛去了。命令是他的副手里科大人下的，他在总督不在的时候代理他的职务。”

“可是他要这样做有什么理由呢？”

“没有，唐·迪戈，没有任何理由。不过……命令就是命令，尽管我也不喜欢这道命令，可是这些小贩在今天中午以前一定得从广场上搬走！”

这个结论使泰蕾莎的怒气又升了上来，只是在迪戈答应马上去见里科大人后她才安静下来。泰蕾莎非常高兴，已经以为她的铺子可保平安了；她跳上去搂住迪戈的脖子，热烈地吻这个年轻人。迪戈挣扎着笑道：

“嗨，小姐！我很欣赏您给予我的荣幸，可是……您不应该想想您的朋友华金·卡斯特纳达吗？如果他看到了您，他会怎么说呢？”

“这个放牛的家伙！”她撇了撇嘴说，“我们还没有结婚呢，他对我没有任何权利，他会说什么我才不在乎呢。不信？”

您看！”

她又一次搂住了年轻人的脖子。贝尔纳多和中士笑眯眯地相互望望，这时雷伊下意识地不好意思地把眼睛往别处转去……他突然看到泰蕾莎的未婚夫华金·卡斯特纳达走过来了……

“嗨……”班长紧张地喊了一声。

卡斯特纳达勇敢而聪明，可是所有的人都知道他的脾气非常暴躁，而且嫉妒成性；泰蕾莎似乎很喜欢以玩弄他的嫉妒心情来取乐。

听到雷伊发出的警告声，贝尔纳多用力敲了一下迪戈的胳膊，华金带着挑衅的神情走过来了。中士想避免发生什么麻烦，大声地说：

“不，不，您搞错了，小姐。在您抓住囚犯的胳膊时，一定得把他的胳膊往后拧，而不是往前……”

他一面说一面把年轻姑娘推开，抓住迪戈的胳膊，装作要扭他的胳膊的样子。

“嗨，早安，卡斯特纳达先生！”迪戈看到华金走过来时说。

“早安，”年轻的农民冷冷地回答说，“发生什么事了？”

“我们在做给这位小姐看，怎么样抓罪犯。”加尔西亚解释道。

“真的吗？”华金不太相信地说。

“当然是真的！”

“首先说说你，你为什么不在看牛？”泰蕾莎生气了，她针锋相对地说，这是自己觉得有所不是的人的常用战术，



ORLINA GUERU

or ( n r l g u e n u

“你到这儿来干吗？”

“你不是也在这儿吗，你！”牧牛人不甘示弱地说

“我，我是在这儿卖塔马尔的！”

“而我，我是来向你买塔马尔的。我付得起钱……”

泰蕾莎耸耸肩膀，捡起勺子，随后又回到她的锅子那儿去了。这时候，华金还在用怀疑的目光盯着中士看

“您的袖章呢？”他突然问道

加尔西亚被问得愣住了，过了一会儿才明白过来华金问他这句话是什么意思，他抗议似的说：

“我是不戴袖章的，我，卡斯特纳达先生！大家知道我不属于特别大队的。”

“我也不是，”雷伊说，“我也不是特别大队的人。”

“今天早晨您可是忙极了，嗯？”牧牛人语气激烈地紧逼着说。

“这……这……您这又是什么意思？”中士结结巴巴地问。

“喂，华金，讲清楚一些嘛，”迪戈说，“究竟是什么事？”

“关于搬运木柴的约瑟夫的事，”华金脸色阴沉地回答说，“今天早晨，有几个士兵无缘无故地打他。可怜的老头儿被打死了……”

“喔！”加尔西亚大声说，他被激怒了，“我是永远也不会做这种事情的！”

“永远不会做，这倒是真的。”迪戈证明说。他很了解中士，他知道这个中士有点喜欢说大话，有点儿胆怯，还有点儿贪财，可是他不可能做出什么过于凶狠的事情来。

“他是个士兵，和其他的士兵也没有什么两样！”卡斯特纳达骂骂咧咧地说。

“和其他的士兵不完全一样，”迪戈纠正说，“他，他是一位朋友……”

加尔西亚宽大的脸盘上漾起了幸福的微笑，他的三重下巴激动得发抖了。他正要张嘴表示感谢，突然泰蕾莎拿了一个她刚从锅里拿出来的热气腾腾的塔马尔，过来打断了他们的谈话。

她把勺子放在柜台上，回头要迪戈别忘了他的诺言。她说：“时间很紧，唐·迪戈。请别忘了要去找里科大人谈话。”

“我马上就去。您，中士，请等着我，在我回来以前什么也别干。”

“这样的话，请赶快，唐·迪戈：我有命令在身，所有的摊主都要在中午以前搬走……”

华金正在藏在他宽大的布腰带里的小钱袋里面摸索的手停止了动作。这时候泰蕾莎又发火了：

“要搬走的是你，你是一只肉塞得太多的胖塔马尔！”

她对中士拳打脚踢；中士又一次抓住了年轻姑娘的手腕，把她拉到自己前面，把她的双手拧到背后，使她不能动弹，这时候突然听到“咔嚓”一声响：华金·卡斯特纳达刚刚打开了一把刀口锋利的长长的西班牙匕首。

“别碰她！”他咬牙切齿地说。

“喂，华金，”迪戈说，“中士是朋友。”

“如果他敢碰泰蕾莎或者这个铺子，我就把他的肚子剖

9

OR LINDA GUERRA

开……”

“可是我有命令在身呀。”加尔西亚放开年轻姑娘，无可奈何地说。

“而我，我有我的匕首！”青年农民回答说。

“又要你管什么闲事，嗯？”美丽的泰蕾莎指责她的未婚夫说，“你也许以为我一个人就不能打架了？”

“谁说要打架啦？”迪戈说，“所有的事情都可以安排好的。”

“喔，这可不一定！”加尔西亚说，“命令是明确的。如果您没法改变它们，唐·迪戈，那我们一定得把这些摊主都赶走；不管他们愿不愿意，他们都得走……”

华金举起他的武器。迪戈一刹那间便抓住了他的手腕。德·拉维加先生看上去有点儿懒散，反应却迅速灵敏。

“别乱来，华金，把这把匕首给我。”他语气温和地说，“您以为您这样干能帮得了泰蕾莎吗？”

“把你的匕首交出来！”年轻姑娘也下了命令。

华金十分勉强地把匕首交了出来。迪戈接过去，把它又折起来，随后他把匕首还给了华金。华金把匕首放进自己的口袋，一声不响地走开了。



## 乙 法律和秩序

这支小部队仿佛真的是由一些强盗组成的。一些有长条疤痕的脸庞，一些野兽般的表情，一些不可捉摸的眼神……一共有二十来个人，穿着和加尔西亚中士和雷伊下士一样的制服，不过有一个明显的细节他们是不同的：他们所有人的胳膊上都套着一个白布袖章，他们是属于由里科大人创建的特别大队的……

走在前面的是他们的队长布里奥内斯上尉。他指着广

17  
or  
L  
N  
R  
1  
g  
u  
e  
n  
a

场命令他的手下说：

“替我把这些东西都拆掉！”

迪戈和贝尔纳多看到这些兵士出现便站住了。上尉的命令马上被执行：兵士们用军刀和枪托破坏那些可怜的棚摊；他们打碎、撕坏或者践踏各种商品，甚至有几个以活活地刺穿无害的母鸡为乐。

“快，贝尔纳多！”迪戈轻轻地说，“想法子找到华金，别让他干出什么傻事来……”

哑巴分开双手，手心向天，以一种询问的神态俯下脑袋。

“你想怎么干就怎么干，”迪戈回答说，“你认为什么办法好就用什么办法！由我负责泰蕾莎。”

呆在卖塔马尔的铺子附近的中士和下士神态冷淡地看着上尉走过来。

“喂，加尔西亚，”布里奥内斯说，“为什么这儿什么动静也没有啊？”

“摊贩们一直可以呆到中午，上尉，”中士提醒他说，“卑科大人就是这么说的。我正在要求泰蕾莎·莫德斯托小姐做好搬走的准备……”

“什么？要求？”布里奥内斯打断他的话接着说，“我们是来下命令的，不是来提要求的！而且对这些穷鬼来说，行动比语言更有效。瞧！”

他举起手来抓住泰蕾莎铺子里一根挂着几样用具和几只里面装着红辣椒的罐子的绳子的绳子。“啪”地一声响，绳子断裂。这时上尉又拔出军刀，用刀身把泰蕾莎放在玉米叶子上。

or ( n r | g u e n u

准备放进锅里去煮的塔马尔全都打倒地上，年轻姑娘顿时跳了起来。

“啊，不行！”她呼叫道，“我不会让你这么干的……”

她扑在上尉身上，使他难以动弹，并警告他说，如果他再敢动动她的铺子，她就把他的眼珠子挖出来。他奋力挣扎，破口大骂这个勇敢的墨西哥小姑娘，加尔西亚中士拉架的动作也不够坚决，未能把他们分开。布里奥内斯终于挣脱了泰蕾莎的纠缠，用力一挥，把她推开了去。

狂怒的布里奥内斯走了过来，他举起了军刀。这时候有一个人走到他面前平静地说：

“上尉先生，别这样。”

“德·拉维加！”布里奥内斯认出了这个青年，大声叫道：“走开，这件事跟您没有关系！”

“我认为是有关系的。”迪戈说。

有几个特别大队的士兵听到了叫声，看到了他们的长官遇到了麻烦，便奔过来，抓住了泰蕾莎。布里奥内斯的嘴角漾起了轻蔑的微笑，他说：

“您到蒙特雷来就是为了这个原因了，”他含讥带讽地说，“在洛杉矶<sup>1)</sup>破了产，拉维加已经落到了卖塔马尔的地步了！不过，您得另外找一个地方。所有这些难看的铺子都不得再在广场上存在下去。这是里科总督的命令。”

“副……副总督并没有命令您把所有的东西都砸坏！”他坚持要用里科大人确切的头衔称呼他。

1) 当时的洛杉矶隶属的加利福尼亚省属于墨西哥。

original queen



or (n) | gu en u

